

晏子春秋

四

經訓堂叢書

春

沈祖燕署

1429
4



門 1 4
號 1429
卷 4

昭和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
購求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為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為一則為七卷見七畧史記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

篇在及隋唐志宋時析為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偽書也其書與周

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

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

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

傳聞異辭若是偽書必採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

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作出則賣寒熱入

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後漢書

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倦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為善不

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為善此誤富字為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偽書必採錄

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居箋訓屆為極諫上則作

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為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

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遯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攷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絏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蒞利生孽蒞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賔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

章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啟南校梓本尚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太平御覽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畧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校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畧榆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

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莖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屢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涵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萬鍾薪燎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慮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禮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

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倍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

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飢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

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子景公生孺子茶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茶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子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

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

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間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困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官而不舉蠱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詔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鈇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昔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遊于寒塗賭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賭饑者與之食賭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齒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旣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其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疆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讓入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冕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曹者至公曰今夕吾曹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曹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曹之言也公曰占曹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曹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髡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敗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

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害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闢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餼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之囚

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平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鴈水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益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

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耜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章因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燄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舉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旣築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水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榑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榑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

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減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冤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葉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可以導衆其動作悅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

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綿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餼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

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已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官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官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官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滕履元冠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容

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嬰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詔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斂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尊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茵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茵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皚皚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

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

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豸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衝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龍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二終

晏子春秋卷三

賜 進 上 及 第 翰 林 編 修 孫 星 衍 校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悞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葦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葦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葦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

經言堂叢書

晏子春秋三一

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闖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敝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

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盟州

吳越受命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官室之侈勞人之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詔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雖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

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饗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偏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

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徧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徧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通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官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糜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教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

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蘆直學者誦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

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嗜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

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恡乎財薄乎施觀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雪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詔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責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亡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患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卷三終

晏子春秋卷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校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

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讓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零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遯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遯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已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

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做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鏗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適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會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適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廼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金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金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屢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煥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官室滋侈道產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警樂郤胥原孤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曰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讓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童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悻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益而不苛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劓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做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

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愾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

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瀆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四終

晏子春秋卷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校

內篇雜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眾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

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陷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

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子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黍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

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會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齋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別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

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佈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罍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真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

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睦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子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

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鱓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

君之來邈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畫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採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採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

子爲僕三年吾廼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䟽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廬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五終

晏子春秋卷六

賜 進 士 及 第 翰 林 編 修 孫 星 衍 校

內篇雜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曹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曹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罍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曹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為善

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鴉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母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

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晏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嘗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嘗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嘗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占嘗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嘗二日與公鬪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嘗是所爲也占嘗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嘗者入公曰寡人嘗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嘗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嘗者占嘗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嘗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嘗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嘗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屢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

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僮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

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亾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間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樂氏高氏欲遂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樂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

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臺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旣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

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趨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幕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適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於閭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

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遣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

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慥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校

外篇第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康鹿維無禮故父子同唐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盡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噉酒嘗膳再拜告饗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于

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為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同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搗奪誅僇如仇讐自是觀之第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殛歸箕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占曹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君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第星又將見曹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吹晏子侍於造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蒸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礪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汙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汙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亦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

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嚮以辭賓公說
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焉情無私
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
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
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疆易其
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寬司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

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雍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
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
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管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
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雍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
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
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
雍何足恤哉

景公登箒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
門之櫺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
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纒紘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烏履倍重不
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
夫子復言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埠矣公然則奈何晏子

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饑蒿種芻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鐘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耐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柩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屢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耐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字溜之

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忿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經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床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嗷嗷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床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

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稿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一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尙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尙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蹙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嘗猶僕而高樞者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辟勝

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莖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

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悖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皆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儻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會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凡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氄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汗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

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等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譽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覓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昔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愠朋友所識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

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日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日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于雷是以日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縑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為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為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為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廓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弄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姦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姦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澧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

理天下以黃布裹悉乘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悉乘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為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開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濇濇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蠹睫再乳再飛而蠹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雖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為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趨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

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
公曰。章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
則黃食蒼。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詔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詔。
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卷七終

晏子春秋音義卷上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內篇諫上第一

護左都水光祿大夫臣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成。成帝即位。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

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漑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

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中書。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

師古注。言中者。以別於外。唐六典。劉向楊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長社尉臣參。列子別錄亦有參名。校讎。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太史書。史

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復重。復讀。復

上問下。禱上。禱下。外篇二俗本始刪。并為一也。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天芳

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為又。章疑。即問下其。童久乎。童字也。當為長久。

暑。楠。列子別錄。作棧。殷敬順音。剪謂蟲斷滅也。暑。暑。作刻。又一作楠。皆同。剪字。星衍謂

殷說非也。楠。即箋異文。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稟子田切。古文。賡字。殺青。殷敬順。列子

經川堂叢書

晏子春秋音義上

音義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為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胃 當為胃若匈隸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之誤 懸而

至 懸當為縣俗加心漢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 苴布 詩傳苴麻子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萌也苴音同鮮 晏子蓋短 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

疑缺非也 復列以為一篇 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第明人之妄 如是 復以為一篇 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為第七 凡八篇 史記正義引七畧云

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即以外篇第七八合為一耳隋唐志七卷即以篇為卷也玉海 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卷蓋宋

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為卷二或四字之誤即七畧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於前志疑後人采嬰 行事為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御觀

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第錄 第即弟字俗从竹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 昧死 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上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

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 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太謬不足駁之 行義 一本作仁義 勇力之士 太平御覽

作尚勇力之士下文同 通 說文無通偏字 誅暴 暴當為暴隸省 仁義之理

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說文發微畫也文錯畫也理蓋發假音 替 爾雅釋言 音廢也 推移 墨子明鬼篇作推哆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侯推雅

聲俱相近侈侈移皆以多為聲 大戲 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主別 御覽 生 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湯乎 同 禽推移大戲呂氏春秋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邲遂禽推移大

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為號而禽克之不知是臣名謬也 費仲 名仲潘蜚廉父 說紂誅西伯昌見韓非子外儲說 惡來 蜚廉子 崇尚勇力 太平御覽作專行威

力 凡語助小異及 以衰 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 改省者不著 行本 太平御覽作行流古汙字似本 而循 太平御覽作修

開合緩急讀之 未聞 太平御覽作未嘗聞 蹇然 莊子大宗師孔子蹇然陸德明音義子六反崔云變 色貌 其長 讀令長之長 故曰 本多作日非 彊 本多作強通下文或作強

皆寫者亂之 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風相鼠之詩 涵 說文沈于酒也周 書曰罔敢涵于酒玉篇亡充切 抑手 說文曰按也俗作抑 嚮 當為鼻說文不久

也玉篇許兩切向乃曰之誤在下耳 觴三行遂罷酒 春秋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晏子春秋音義上

也 修禮 一本作理非 醒 詩傳病酒曰醒說文一曰醉而覺也玉篇作醉未覺

誅 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 服之 詩傳服思之也 怨乎內 一本怨作怒非

苙章 韓非外儲說有苙商章商聲相近一人也事桓公 霖雨十日 爾雅釋天淫謂

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柏遽 姓柏名遽 任器 任用之器可以負載

也 飢 一本作饑說文飢餓也穀不孰為饑 糠 當為稊 做撤 即做壁假音

字說文壁人不能行玉篇躔躔旋行貌撤又徹俗字 卹 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 屨

當為厭玉篇屨飽也於豔切 奉數之策 左傳策名委質服虔注古者始仕必先書名

於策奉數之策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策當為策隸書多以束為夾 兼于塗 言兼程以進

塗當為涂 逮 爾雅釋言逮及也 趣 詩傳趣趨也 康內 爾雅釋宮五達謂

之康 倍棄 倍讀如頁 于途 一本作塗涂途古字塗俗字 命稟 言給之稟

也下云柏則此或臣名 絕本之家 言并無布縷 薪棹 御雨之具 令柏 卽

柏據 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畢後謂後葬也既子之金將責其緩葬之罪 撤 當

為徹 飢 說文饑也或作飢玉篇飢記言切 辟拂 詩傳弗去也拂與弗同言屏

去之 噤齋 說文噤口有所銜也噤嘗也齊與噤同言減去口味揚子法言問神篇狄牙

能噤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噤亦噤俗字 用金三千 一本脫用字非言富民出金也

思虞 虞同娛 辟拂三千 言屏去之 謝于下陳 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言所

退歌舞思虞之人謝于堂下而去 杜局 杜姓局名 望羊 猶仿佯也史記孔子世

家眼如望羊集解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 梁丘據 姓梁丘名據字子猶 宗祝 官

名 拘虞 文選注作虞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 無與 與讀如豫

夫樂何必夫故哉 今本作何夫必攻哉据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

音也 有歌 疑有脫文文選注引此書桀作東歌南音當在此 北里 歌名 幽

厲 周二王 顧夫淫以鄙 里鄙為韻謂二王所作之音 職計 官名爾雅釋詁職

主也 莫之從 沈啟南本注云一作職計算之并下士師亦同 和集 滅集為韻

惡之 樂惡為韻 繁 當為緜 社稷 滅稷為韻 說頌也 說今本作悅非

本書多作說据以訂正頌即容本字說頌猶言容悅也或言誦說 比死者 言將及死

而愈黥民耳矣 說文黥墨在面也言不為樂僅愈罪人猶二世云監門之養墨者守門蓋

古有是語一本作黔 灋 一本作法古今字 並荷 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為苛

經川堂叢書 晏子春秋音義上 三

退之 得失為韻進退為韻

韓子休 姓韓名子休

夫子休國焉而往 言棄國

而去

翟王子羨

翟王之子名羨

重駕 駕十六馬

嬖人嬰子

景公妾

衛士東野

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公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

之馬失未知即其人否

狹

當為陝說文隘也玉篇陝或作狹

載驂載駟君子所誠

小雅采菽之詩誠作屈箋極也按當从此說文誠救也

夫駕八固非制也 書正義春

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詩曰 大雅瞻仰之詩

景公有男

子五人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茶尚未生

百乘 馬四百匹

將以而所傳為子

言以所傳之善者為世子也

離樹別黨

已樹太子而離間之又別

立黨

淳于 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

納女子景公 左傳驚奴

之子茶嬖服虔注驚奴景公妾淳于人所納蓋本此

惠棟云未詳所出誤

史記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

子茶茶少其母賤立為晏孺子

生孺子茶

公羊傳作舍音相近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

晏

夫陽生生而長

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陽生悼公也

而有患乎

言陽生雖為

君茶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田氏

陳乞陳常也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弒茶常弒簡

公者陽生則鮑牧所弒以為田氏者乞使之

簡公 名王悼公子

景公疥 說文疥

搔也顏之推家訓以為疥字

且瘡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疢杜預注疢瘡疾

會謹

姓會名謹

病病矣

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

史固 周禮史以書

敘穆益小史也名固

祝佗

祝官名佗

若以為有益 上疑脫晏子曰三字

遠拂

詩傳佛輔也拂與佛同

嘿

當為默

瘖 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

聊攝

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

始尤

杜預注左傳始尤齊西界也始

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刑無罪

一本刑作則非

解余 一本作子

病悛

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

邑狐

一本作孤地未詳吾友洪亮吉曰狐駘近是

與穀

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

州

款 地名未詳

其宗廟之養鮮也 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為惡左傳鳥獸之肉不登于俎

景公遊于麥丘

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

八

十五矣 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

長于胡

詩胡考之寧傳胡壽也諡法解彌年壽考曰胡

保民者艾曰胡

國家 胡家為韻

之年

嗣年為韻

楚巫微

楚之巫名微

導裔款 導引之姓裔名款

神明之主

今本作明神主之据下文訂正

大濟 爾雅

釋言濟益也

明神

太平御覽作神明

五帝

五方之帝

牛山

水經注淄水自

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

請齋 太平御覽下有具字 不知 知讀如智 以易 見輕易也 逾時 一本作昔古今

字 飢 今本作饑据藝文類聚訂正 廣水 藝文類聚作澤 少賦斂 言少少賦

民以為祭山之費 以祠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 固 初學記作故 為髮 藝文

類聚太平御覽作毛髮非 天久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苟 之無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作何 驚 說苑作鼈是俗从魚 暴露 說文暴晞也从日出升米玉篇步卜切又蒲報

切 其幸而雨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雨 種時 時讀如時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

其維有德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淄上 淄當為淄地里志泰山萊蕪淄水所出東至

博昌入沛幽州寤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

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 贊惠 一本作德 不怨 存安為韻德疾怨為韻怨急讀

得之 豎刁 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為刀見玉篇 胡宮 史記正義引顏師

古云身死乎壽官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 蟲出而不收 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刁公

子開方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尸乃知桓公之死也

葬以楊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 不能惡焉 不能更惡於此

也 詩曰 大雅蕩之詩 避熱 太平御覽下有亦難乎 革 倉頡篇革戒也

說文諱更也革省文 牛山 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

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 滂滂 列子作滴滴殷敬順云或作滂滂並皆步郎反

流蕩貌 艾孔 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 笑 當為笑漢書作关可証也或曰說文有

笑字但闕其義 刷 列子作雪文選注作收爾雅釋詁刷清讀也說文刷拭也刷刮也

靈公 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

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証 守之矣 文選注只作莊公有之

獨竊笑也 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公阜 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 人之

死 一本作歿非 伏焉 列子天瑞篇引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

焉 丁公 名伋太子說文作玨謚法解述義不克曰丁 桓襄文武 襄公名諸兒

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 鈹耨 說文鈹田器耨耨器也玉篇鈹弋昭切耨當為耨

御 初學記作乘 六馬 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也 日暮 當為暮 伯常

壽 字伯常各壽 詔 當為紹說文無詔字見二世刻石 蒹 穀梁傳字之為言猶

蒹也 出背而泣 初學記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今本泣作立非 一日而三責

我 謂諫古而無死據與我和及禳彗星左傳□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
 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
 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子論陳氏之事并溯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為陳氏之祥也
 是此書足証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誤以彗星在魯昭二十六年 今誰一
 本作孰 責寡人哉 新序襍事篇用此文 睹死齒 太平御覽作瘠下同說文嘗或
 从肉漢書注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齒師古曰才賜切齒瘠聲之緩急 默 太平御覽
 作嘿俗 睹疾 太平御覽作病 籍斂 荀子君道篇籍斂忘費墨子非樂篇厚藉斂
 乎萬民 餒 嘗為餒 所以衰一本作哀非 于民 太平御覽作賑民 之民
 一本作氓 公被 意林文選注藝文類聚作披 公曰 意林作謂晏子曰 而天
 不寒 意林作天下何不寒文選注作天下不寒 出裘 意林作公乃去裘太平御覽作
 脫裘 與飢寒 藝文類聚作以與飢寒者 熒惑天罰也 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
 赤帝赤熒怒之神為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 虛齊野也 太平御覽作齊之分野
 固于富彊為善不用 太平御覽節其文作當強為善非 錄錄 漢書蕭曹贊錄錄未有
 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鹿之中也 不亾 上皆韻語 老人 田民人為韻

嘗 說文嘗目不明也古借為夢字

辟 讀如關

質哲 毛傳哲白哲說文人

色白也

而長顏以髯

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鬚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

頭而髯鬚嘗為鬻

兌 讀如銳

揚聲

太平御覽作高聲

蓬 太平御覽作蓬

頭 太甲武丁祖乙

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祖乙河宣甲子

續蓄 未詳

鼓毀

將殪 將讀將帥說文殪死也

不果伐宋

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

陵夢見有短丈夫宿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公曰其實者甚短大小上其言甚怒好悅

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上下赤色而髯其言好悅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

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署梁

地名未詳

返

藝文類聚作反 望游 說

文游旌旗之流也

下而急帶曰

急束其帶也藝文類聚作下車急曰一作逆勞曰帶與

勞字相似或當為逆勞

遽

藝文類聚作遽至

無有

藝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

覽作得無

不亦急也

藝文類聚作無恙也

泰士子牛

泰士官子牛名孟子舉陶

為士韓詩外傳作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牛與幾聲亦相近

泰祝子游

泰祝官子

游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

行人子羽

行人官子羽名

辟

讀如關

倉庫

太平御覽作廩

申田

申田疑人名韓詩外傳作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

寡人之有五子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吾子 四支 韓詩外傳作肢 與君言異 太平

御覽作言與君異 可得令四支無心 藝文類聚作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 罷政而歸

藝文類聚作罷田即日歸韓詩外傳用此文 駭之 驚鳥令去也 自今以後 太平

御覽作自尔以來 弛 太平御覽作未有 暴 詩傳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

到切 死 說苑作圍人殺之藝文類聚一作病死 操 太平御覽作持 軀 太平

御覽作體 豐 太平御覽作懼 遂 太平御覽下有止字 後致 太平御覽作屬

晏子數之曰 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圍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是說苑

文 罪一也 藝文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 善 太平御覽作愛

必怨 藝文類聚下有叛字 必輕 藝文類聚下有伐字 汝 太平御覽下一字

釋 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諫下第二

圖 据此及左傳圖伯贏于韓陽之文知囹圄非秦獄名說文囹圄所以拘罪人 勅 說

文赦戒也勅勞也經典多用勅為赦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是此勅嘗

讀飭也 壹安能書足以治之矣 言一安男子能書記者即成讞矣 則君使吏比而焚

之而已矣 言焚其讞也 貉 嘗為貉 其折骨決皮 言爭雞豚而相傷也 無當

文選三都賦序玉卮無當劉淵林注當底也去聲 雕 一本作彫正字 操寸之煙

言操火 傷之 藝文類聚作傷槐 聞令 太平御覽作命同 醉 藝文類聚一作

過太平御覽作過 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

其女子 今本脫女字据太平御覽增 託 太平御覽作說 負廓 即負郭俗加

見犇 見淫奔也 恚 說文怒也 所欲 獨欲為韻 昧墨 昧讀如冒言貪

墨 苟可 一本作有 日早 一本作蚤 以供 太平御覽作從 不辜 太平

御覽作稱 羨 詩傳羨餘也 刑殺 藝文類聚作刑煞今本脫刑字非 享 藝文

類聚作饗 衆 太平御覽作民 三辟著于國 白帖作刑僻如危國藝文類聚亦作刑

僻 公曰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善字 出犯槐之囚 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

之女也名婧云云事與此同 見曰公 藝文類聚作君是 曲沃 藝文類聚作曲城

其中 藝文類聚作其中有 降 藝文類聚作攻 圖 今本作圍据藝文類聚訂正

人君 藝文類聚作君人 不身傳誅 傳讀為專藝文類聚作身不妄誅 令捨之

藝文類聚作令吏舍之 搏治 疑搏埴埴治聲相近 臍 當為臠左傳虞不臠矣說

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師殺 猶言軍興 公延坐 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

延作迺非 太上 尊辭 靡散 藝文類聚作斃是洗斃為韻 嗟 嘗為嗟 康

一本注云康舍也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為康省文 穗 太平御覽作種

殫 太平御覽作草或單字言盡零落也 零落 穫落為韻 拂殺 太平御覽作拂

煞今本作弗非殺讀如斃說文斃斃散之也 靡斃 殺斃為韻 張躬而舞 太平御覽

作張掖而舞 誠 太平御覽作譏 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章華之臺

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 乾溪 當从左傳為谿昭二十年

傳楚子次于乾谿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勿令委壞 已成勿毀 斬板 禮記檀弓

今日日而三斬板而已封鄭氏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寸斬板謂斷莫縮也 治 太平御覽作

成 盤游于田 太平御覽作盤于游田 乾谿 太平御覽作谿今本从水俗据此知前

溪亦谿誤也 叛之 田安叛為韻 革 太平御覽作思 朝韋罔 未詳或人名

滅葭 說文滅批也批梓也滅與滅同 擗 擗省文說文擗拔取也 而坐之 藝文

類聚作子獨席 吾 太平御覽作臣 尸坐堂上不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尸不

席尸蓋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堂上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

日諾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善 寡人亦席矣 說苑談叢篇用此文 宄 室穴

為韻 曷為不祥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為臺 意林作作臺下為鐘同 今復

為鐘是重斂于民 白帖作又約民為鐘 不祥 意林作斂民作鐘又必哀斂哀以樂不

祥 公乃止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泰呂 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

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 綦 禮記內則履著綦鄭氏注綦履繫也 銀 藝文類聚文

選注作組 絢 藝文類聚作句通禮記玉藻童子不履絢鄭氏注絢履頭飾也說文絢纏

繩約也讀若鳩 古 藝文類聚作古者 製 藝文類聚作制 暖 藝文類聚作

煖 青 今本作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性切 今君 藝文類聚作今冰玉 境

嘗為竟 使不得入 今本使作吏非以意改之 撤 當為徹 聖王 藝文類

聚二玉字皆作人 衣不務于隅眦之削 眦玉篇同臙婢脂切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

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眦蓋言連 冠無

觚贏之理 淮南本經訓作贏高誘注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關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

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 贏俱當 星衍謂觚方文贏圓文也 紕衣 紕縫也

學係也 樽 嘗為增說文北地高樓無屋者太平御覽作層明俗从木 窟穴 初學

記太平御覽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本脫之 而不惡 如有王天下者四字則此當

作好而不惡 益敬 一本作益益非 潔 嘗為絜 明堂 高誘注淮南云明堂

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

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

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濕 淮南作溼 木事不鏤 淮南本經訓古者

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

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尚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 示民知

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太平御覽皆作知今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 節 及

入節為韻 榭 當為謝見荀子古彙器銘以宣射為宣榭 汙 說文小池為汙

不平也 體不平安 曲潢 說文潢積水池 滅軌 滅軌謂滅一車也以下云高三

仞知之詩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軌以上為軌是改軌為軌字與牡韻不協據此知直作軌為是

軌蓋一車之通稱與 黼黻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素繡 說文素

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絲 一本作彩絲與彩皆當為采 管文仲 文疑

敬字之壞也 龍蛇比 言在水鄉與龍蛇為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

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壹心 一本作一心非 竊襲 通俗文重衣曰

襲 營 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 櫟 一本作孽非說文櫟伐木餘也或作櫟

公為 太平御覽作公曰為 中悅 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順情高誘注悅簡易也悅

讀射悅取不覺之悅廣雅悅可也玉篇一曰輕也他活切中悅猶言中適輕脫也悅即脫字之

俗 不駟 爾雅釋言奕駟也郭璞注今江東呼大為駟駟猶麤也陸德明釋文在魯反又

子朗反不駟言不奕盛也 悅順 輕順 朝居嚴 詩傳嚴威嚴也 嚴居朝 說

苑作朝居嚴 之瘖 說苑作瘖 升鼓 一本作斗蓋斗字之誤鼓亦量名說苑作菽

粟白帖引 綈 說苑作緯是綈形近緯故譌 拒 說苑作距 而不受者哉 說

苑正諫篇用此文 謂于民 謂字疑誤 傾宮靈臺 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

文冊書桀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

身及焉 及于難也 亨 一本作享亨即亨字亨乃亨字古今文異俗分二音非

愀 此愁字異文 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 詩仕作事貽

作貽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為貽 服牛 服駕之牛 為其利之大也 言可

賣而食之利大于駕車 欄 當為闌玉篇欄木欄也力寒切 襦袴 說文襦短衣也

一曰羅衣玉篇人朱切袴當為袴說文脛衣也玉篇袴口護切亦作袴 藏 當為臧

逢於何 姓逢名於何古人有逢蒙 牖 當為墉詩傳墉牆也集韻或作牖玉篇猶無牖

字 合骨 請與其父合葬也 嘻 諱省文 則有以 句 擁格 說文格木

長兒 梱心 同梱說文秦東也爾雅云橄欖心木名或曰格即櫟假音則心即人心

見 太平御覽作白 古之 太平御覽作自古 不侵 太平御覽作奪 詩

云 王風大車之詩 膝履 玉篇膝繩也約也達曾切 苾武 說文苾艸也禮記玉

藻編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 躡 當為蹻 術客 客有術者 病死 太平御

覽作能生死者聞嬰子疾 客之道 太平御覽作通道亦通也 君請 太平御覽作

使君 將有 意林作將作 公日諾 意林作公信之 死者之不可以生邪 意

林作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 害性 生行性為韻

其職 國職為韻 臭 殯省文說文殯腐氣也 陳尚 尸尚為韻 若月 意林

作若日月 暄暄 詩暄暄其陰毛傳如常陰暄暄然意林作駿文選注作駿皆俗字

君子之非 言以權誑君非正也 之是 暄廢是為韻 忠且 太平御覽作臣

以鍾 一本作忠 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今本注云下闕太平御覽有晏子對日不可公

遂止或在此下 公孫接 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 田開疆 姓田

名開疆陳氏之族 古冶子 姓古名冶 不中 一本作忠 少餽 餽即饋假音

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 一搏狷 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猶懼虎而刺狷高誘注獸三歲

曰狷古今韻會研集韻或作狷狷則研正字也 搏乳虎 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乳虎持

楯即搏狷形近之誤 吾仗 今本作伏非据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卻 藝文類聚後

漢書注作御 龜銜 今本作御非据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砥柱 括地志底柱山俗

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 潛行 爾雅釋水潛行為泳郭璞注水底行也

引此文 順 藝文類聚作從 挈領 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領頸

也藝文類聚作列頸 生之 藝文類聚作不逮 同桃而節 同爭一桃而節 冶專

其桃而宜 宜言不宜 葬之以土禮焉 水經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逕蕩陰

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

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 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弑其長 說苑作臣勇多則弑

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 飾 說苑作飭是 終日問禮 說苑脩文篇用此文

賃 同任 盡忠不豫交 遇事盡忠不先結交于君 任 左傳作恃 明主

左傳作盟主 朝歌 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汲郡非地同名 太行

孟門 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

茲於兌 未詳 暮 左傳作亂 逐羣公子 今本脫子字据左傳增 及慶氏

亡 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擗殿其鄙

六十云云 意使令 任意使人 景公伐萊 萊即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鄙邑杜預

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不耗 今本作耗非 道在為人而失在為己 為人則得為己

則失也 以干霸王之諸侯 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若何孔叢作可以霸諸侯

乎 數 孔叢作亟 不肖聽 孔叢作未肖然 故臣聞仲尼 孔叢下有聖人然

猶四字 居處惰倦 意林作居陋巷形近之譌孔叢作勸惰 正 孔叢作修 季

次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家語作公皙克孔叢作季羔 不厚 孔叢作勤 顏回騫雍侍 孔叢作顏閔冉雍侍

閔損字子騫 賈隆 賈即隕假音字隆當為隊說文隕從高下也隊從高隊也孔叢作加

於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孔叢作未能以聞者 官未具也 孔叢作備也意林作今

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則何謂 說苑作何為一本作可非 惰 說苑作墮 隰

朋 諡成子莊公會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潛夫論志氏姓齊之隰

氏姜姓 暱 爾雅釋詁近也 讞 嘗為讞說文議臯也玉篇讞魚列切與讞同艸書

水言相似 弦甯 弦商甯武也說苑只作弦章章商聲相近韓非作弦商甯武甯武其即

甯戚與 王子成甫 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作父 東郭牙 姓東郭名牙韓非外

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懇草勿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

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

為諫臣 管 說苑作筦通 公曰善 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 翌州

冀州也翌冀聲之緩急 昏 說文不儆也 之力 國德州憂服室德力各為韻

佐佑 當為左右詩箋左右助也 之業 烈業為韻 國有什伍 謂管子作內政以

寄軍令也 不阿 賢民貧罷私愚阿各為韻阿讀如汗 諂德 食祿色力粟德為韻

菽 當為未 之業 常享烈業各為韻 假 化假為韻 竭 疾竭為韻

安安 當為緩爾雅釋詁緩安也玉篇安湯果湯回二切又云媛尚書為古文緩說文有緩
 無安 奄然 闇然 鄒勝 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
 在沛國公邱縣 雉犇 言捷也 猶稱公侯 鄒子爵勝公爵此云公侯未詳言一國
 且事魯也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 未詳疑親殷當為親晉上亦當為晉者
 周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 以變小 疑福小 以遠望魯 言自遠望之 齊
 其有魯與晉乎 魯後并于楚莒滅于楚而地入齊 田無宇 陳桓子也須無之子
 幾 爾雅釋詁近也 景公問于晏子 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 束木而塗之 韓
 非束作樹塗嘗為涂說文汙涂也 鼠因往託焉 韓非作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 熏
 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燠非 恐燒其木 韓非作恐焚木 恐敗其塗 一本作途
 是韓非作恐塗也韓詩外傳作恐壞牆塗即牆也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
 姓 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_{或收}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與此皆不
 同所見本異韓非外傳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比惡於君 不誅之則亂
 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誅之則為人主所案 案安也言人主安之韓非作誅之則君
 不安亂案為韻 據腹而有之 韓非作據而有之說苑作察按腹而有之韓詩外傳作君

又覆而育之按爾雅釋詁腹厚也育長也腹與覆有與育皆聲相近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
 人有酤酒者 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日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潔清 潔當為絜
 清滯省文說文滯無垢穢也玉篇疾性切 置表甚長 韓非作縣幟甚高 公狗之猛
 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挈 說文挈縣持也韓詩外傳作持 噬 韓非韓詩
 外傳作噉 齧 說文齧齧也韓詩外傳作齧 左右 韓詩外傳下有者字是 壅
 嘗為豈 國安得無患乎 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
 國之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以無偏山林 一本脫以字非
 祈福 祿福為韻 不責 伐責為韻 為名 論語必也正名 於國 離絕殫
 側國各為韻殫讀如金日殫解鸚皆以單為聲 相親 御豫成行親各為韻 不逆
 繫縻悖逆為韻 民有如利 如字疑誤 建謀不及義 一本作建謀者及義 吾
 君亦不務乎是 言君亦不以此為事 其游 觀其交游也 榮君 行聲身君各為
 韻 不取 舉取為韻 不順 言不順君所為民賢順為韻 防下隱利 利之所
 在防遏而隱蔽之 而求多從君 求其多從君欲 不陳過而求親 不陳君之過而
 求親媚進君親為韻 守則 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 法儀 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
 經川堂叢書 晏子春秋音義上 三

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言未嘗行仁義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欲北面而事晏子以其義也 縵密不能鹿茸學者誦 粗知學問不能致密者誦 于八下玉篇麓郎谷切非此字也嘗為麤字省文玉篇麤青五切 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 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卑無高位 交游朋友從 句 餒 一本作餒非 滅 誦卑危從窮利得餒義滅各為韻 行已不順 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 僻 一本作辟 諂德 罰國德為韻 尙親 權民親為韻 辟 義辟為韻 身害 利邪害為韻 事逆 邪實逆為韻 之理 義遺理為韻 有難而死 說苑作使 不能與君陷於難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不華 不喧譁也 說人 身人為韻 乎故 予故為韻 恠 嘗為吝 之義 施及厚義為韻 而順 人信順為韻 有罪 事時神姓聽行賚罪各為韻 天明象而贊 當云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 不偽 平天姓政德虐物靡偽各為韻 干崇侯之暴韓非說疑篇紂有崇侯虎 禮梅伯之醢 韓非難言篇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過理篇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 能贍 嘗為詹若詹呂氏春秋不流則不詹高誘注詹足也詹讀

如澹然無為之澹荀子三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注澹讀為贍給贍贍為韻 隕失 說文 扞有所失也隕與扞聲相近 忘國 大禮專親人姓紀國各為韻 任大 嘗為任大臣 求嬖 責嬖為韻 無親謁 不令外人親近干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 辟去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夊从艮艮服罪也 能諭 能曉喻也古喻从言 擇君而事之 德義使事為韻意林取此文 審擇左右左右善 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 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音義卷下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管子
 作我游猶軸轉斛尹知章注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舞趙岐注
 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星衍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為山名蓋因下琅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
 軸轉斛蓋欲如軸軀轉載斛石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
 遵 一本作尊 至 孟子作放 琅琊 琅一本作瑯非瑯當從孟子作邪趙岐
 注齊東境上邑也 則 孟子作比 天子之 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 謂
 之游 管子作春出厚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秋省實 孟子作斂 謂之豫 管子
 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吾君 孟子作王 我曷 孟子作吾何 貧苦不
 補 苦當為者孟子作饑者弗食 謂之亡 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
 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 聖王無流連之遊 管子作先王有游夕之樂孟子遊亦作樂 癡老

一本無老字說文癡罷病也 辟 讀如僻 濟功 爾雅釋言濟成也 康莊
 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之風 讀如諷 畏之 怠懷畏為韻 九合
 諸侯 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之令 仲父 下父為韻 之後
 優後為韻 何也 藝文類聚白帖作何如 無不雩途 今本作不無据藝文類聚改
 白帖作塗說文汗涂也雩途即汗涂謂涂墜 無不灑除 白帖作洒洗潔也途除為韻
 遯 說文速籀文从歛 詩云 小雅車牽之詩 之者其人也 未詳之或言往
 為長 讀如令長 中聽 聽獄得中也 貨竭 一本作竭 是亡也 說苑
 口口篇用此文 施貺 詩傳貺賜也當為況 巡遁 說文巡視行兒遁遷也漢書平
 當傳贊遂遁有恥師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遁者
 蓋取循聲以為遂字 平 賤進平為韻 斧鑕 嘗為質玉篇鑕鑕砧章溢切古今
 韻會鑕通作質 遂循 爾雅釋言遂退也漢書萬章傳遂循甚懼 鑕然 玉篇鑕丑
 甚切此當為欲然之假音 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 韓非作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鄙諺曰莫眾而迷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
 迷惑也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韓非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

犒魯國化而為一心 韓非作舉魯國盡化為一此作犒未詳 距本朝之勢 言近臣
 能距一朝之有勢者 以危 治衰危為韻 詩曰 大雅棫樸之詩 趨 詩作趣
 之誠 情誠為韻 是以不迷也 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夫 一本作大夫然作
 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為大夫 敬 一本作弊 既靜矣晏以 疑有脫
 誤 動流 一本本作流動 不可復已 言兩落不上天 署 處鼓暑為韻 君
 之強過人之量 言強力過人強量為韻 有一過不能已焉 不容人過也 暑 榭
 暑為韻 子孫 神身孫為韻 殆哉吾過 明已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 晏
 子聘于晉 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田氏 左傳作陳氏 公積 左
 傳作聚 老少 左傳作三老 國都之市 左傳作國之諸市非 昔者 自昔者
 至慈惠左傳所無 孤 左傳作狐是潛夫論狐氏晉姬姓也 焉避 惠母水避為韻
 怕憂 說文怕說也說憂即樂憂杜預注藏非一說詩日月其怕傳怕過也言樂過當憂
 之有 行長望弊後尤讐隸依憂有為韻 讒鼎 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
 鴈往 昧旦 說文昧爽旦明也一曰闇也杜預注昧旦早起非凡左傳注見有行本不錄
 入惟証其誤者 其竟 此不成字序云章為長疑即為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 死

死祀為韻 之治 一本作德 詩有之曰 大雅桑柔之篇 進退維谷 詩傳谷

窮也谷與鞠音相近故云窮 論身義行 義疑當為議 華世 一本脫華字非 君

危 議誹憂危為韻 為行 名行為韻 阿以 一本作久非 隋 同情 唐園

古塘字作唐 考菲履 爾雅釋草菲芴郭璞注即土瓜也考之言成 不愧行 愧當

為愧說文偉也 其身游 楊倞注荀子引無身字 愧行 楊倞作愧云愧當與愧義

同 道廢 義廢為韻 為本 尊本為韻 緣 緣飾 溪盎 溪當為谿言谿

刻也盎即諛假音說文諛早知也谿盎而不苛言不矜明察 不狡 狡滑偽為莊敬也王

侍御念孫曰玉篇絞切也狡與絞通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與 不銓 銓疑栗字假音說

文奕讀若畏侯王侍御曰說文跽卑也廣雅伏也銓與跽音同 刻廉而不劇 楊倞注荀

子廉稜也說文云劇利傷也 木石之樸也 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樸本也言

未彫治 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 當作事親孝事君忠無悔往行無悔往辭

不諂過 杜預注左傳諂藏也 創 說文亦傷也或作創韻會舉要懲也 榮矣

君人創榮各為韻 詩曰 大雅蒸民之詩 懈 詩作解 要幸 要與微通

俱順 藝文類聚作從 三心 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 俱作百心

事一君 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太平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識 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 事百君者也 孔叢作以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通過譽

篇孔叢詰墨俱用此文 柏 家語作伯 見晏子曰 家語作伯常騫問於孔子曰

賤史 家語作吏非 直行 家語作宜行 老行 家語作宜行 自亦無廢者

何若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 對曰 一本無對字 執二瀆

裾則不取也家語作浩裾者則不親王肅注浩裾簡畧不恭之貌瀆或當為浩 直易無諱

則速傷也 家語作徑易者則數傷 新始好利則無敬也 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敬此

文未詳 從輕不為退 家語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 陳物而勿專 家語作陳

道而勿拂 見象 家語作像王肅注像法也 身不廢矣 家語三恕篇用此文

襍上第五

來為 已說來為韻 及其身 義禮賢身各為韻 噴 一本作噴說文噴太息也或

作噴字林噴息憐也 袒免 免即統省文 既弒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 培

當為坎說文陷也玉篇培亦與坎同苦感切 受其不祥 後漢書注作明神視之

所殺七人 韓詩外傳作十餘人新序作十人 次 後漢書注作而後 崔子 後漢

書注新序作殺 而弑 後漢書注新序作殺 俛而飲血 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與我 子不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 失其志 後漢書注作意 回 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留 非義 韓詩外傳作仁 子獨不為夫詩乎 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据呂氏春秋訂正 詩云 大雅旱麓之詩 莫莫葛藟 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藟 施 呂氏春秋作延 愷悌 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弟正字豈通字凱悌俗字 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禍乎 韓詩外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 直兵推之 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予何不推不撓不義 嬰不童矣 新序作嬰不之回也 遂舍 後漢書注作釋 而為小仁 言其舍已 授 呂氏春秋作受 綏 韓詩外傳作纓非而乘 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 撫 新序作附當為 呂氏春秋作無良誤 野 太平御覽作山一作山野 廚 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 繫 太平御覽作懸 詩云 鄭風羔裘之詩 彼已之子 詩作其 舍命不渝 韓詩外傳作偷詩箋舍猶處也据此嘗為捐舍鄭說非

詩傳渝變也据韓詩亦可讀為偷生之偷 晏子之謂也 呂氏春秋知命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俱用此文 東阿 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預注齊之阿邑齊盛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按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 三年 意林作治阿三年 召而免之 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 召而賞之 藝文類聚此下有辭而不受四字疑此脫 蹊說文徑或从足作蹊玉篇遐雞切徑也 不避 意林不畏強貴此下疑有貴強二字後人以與下貴強重出故脫之 體不過禮 意林作不能過禮 今臣謹更之 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當賞者宜誅 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 相知情 嫌其知情實 墾辟 玉篇墾苦狠切耕也治也辟當為闢 參收 參與參通說文糝參束也參纒臂繩也玉篇參祛緩切 墨子 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饑 一本作飢非 重其質 說文質庸也言重其庸直 趨 讀如促 則依物而偶於政 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為臺 東門防 說文防隄也 蹄 此蹄字省文 溜 說文霑屋水流也溜同霑 者 鄉即鼻省 則無齊矣 言國皆漂沒 古常 爾雅釋詁古故也法常也 壽

官 齊桓公死于此官見前 長 藝文類聚作者義同長讀令長 飢 藝文類聚作

饑 共 說苑作供 繇寡有室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穀 爾雅釋鳥生哺穀郭

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翼穀卵文子上德篇穀卵不探方言爵子及雞雛皆謂之穀

不待時 說苑作請 逡巡 爾雅釋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見 聖王 藝文類聚作

人 當聖王 一本作人 是 藝文類聚作道 此聖王之道也 說苑貴德篇用

此文 可立而以聞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閨 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

謂之闈 別跪 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說文跪字作足別足者使守門是也

擊 太平御覽一作繫 裔款 說苑作教誤 公慙而反不果出 今本作公慙

而出反不果据太平御覽訂正 見戮 言戮辱 隱君 太平御覽作墮君是一作隱

惡 受諫 善諫為韻 無征 說苑作正 時朝無事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夜移于晏子 太平御覽有家字 款 說苑太平御覽作報 元端 太平御覽作

朝云說文襦衣正幅端與襦通 夫布 太平御覽一作鋪 司馬穰苴 史記列傳司

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 介胄 介與甲通 將軍 說

苑作夫子謬 左操瑟 說苑左作右下作左 而出 太平御覽作至 微此二子

者 說苑太平御覽作微彼 僅得不亡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暖 說苑作熱

奉餽 說苑作廚養餽與饋通 茵席 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澤者言獵獸取裘

亦通 別 說苑作辨 其宜 稷理宜為韻 不見晏子 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屢

大夫 一本作匹夫非 音也 一本作者也 詩云 小雅賓之初筵詩 屢

此屢省文當為婁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詩無此二句 賓之罪也 說苑賓作賓主

非 嬰已 說苑作以 養 說苑作善是 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說苑反質篇用

此文 欲伐 後漢書注作攻 往觀焉 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 賜

韓詩外傳作錫新序作賜 酣 一本作醉 范昭曰 文選注作起日 棄罇

韓詩外傳作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序酌文選注作願得君

之樽為壽按說文尊酒器也或作尊玉篇或作樽傳又云罇同樽是樽罇傳皆尊字之俗

公曰酌寡人之罇 文選注作公合左右酌樽以獻後漢書注作公曰諾 范昭已飲 一

本作飲之非 晏子曰 文選注後漢書注作已飲 徹 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

作徹去之 舞 文選注作儻俗字 謂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顧 調 韓詩外傳

文選注作奏 冥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冥音義俱相近 不知 新序作識

以報 文選注作一謂字非 伐也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并 試 後漢書注作慚

識 韓詩外傳文選注後漢書注作知 其禮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樂 而太師知

之 文選注下云於是輟伐齊謀 仲尼 文選注作孔子 可謂折衝矣 文選注作

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後漢書注作起於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按衝者衝

車折挫之也 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新序襍事篇用此文 傳許 傳讀附墨子

有蟻傳篇 東門無澤 姓東門字無澤 年穀 說文季穀孰也 對曰 今本脫

曰字据太平御覽增 以告晏子 太平御覽作公問晏子 和則年穀孰 太平御覽

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則年穀孰 不成君之意 太平御覽作臣恐疲

兵而無成 怨 太平御覽作愁 廼 太平御覽作遂 山陰數百社 蓋泰山之

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 子叔昭伯 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

注惠伯之子子服回也疑即此人 通 一本作公按下文亦作公患 景公遊於紀

今本脫景字据太平御覽增括地志劇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 今本脫壺字一本作緘字非据太平御覽壺部引此文訂正 丹書 一本

作月書据太平御覽改 鴛 說文無此字字林驗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鰥 說

文鰥鮒臭也玉篇先刀切 紀有書何以亡也 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 懸之間 古

人門席皆有銘 法之壺 一本作緘一本作其皆非間壺為韻 吾少之時 一本作

吾之少時 愚者 太平御覽作人 噎 說文飯室也 雖速 太平御覽作悔

亦無及已 說苑雜言篇以晏子為越石父也 晏子使 韓詩外傳作聘 檻 檻

疑當為楹字之誤也 邀 初學記作速說文速疾也籀文作邀 仲尼送之 初學記

作仲尼送之反命門弟子曰 不計之義 初學記作不法之禮 維晏子為能行之

韓詩外傳用此文 曾子將行 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曾子之言而楊倞注荀子謂晏子先於曾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

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與其言謬甚 軒 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為韻 不若以言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 請以言 荀子作曾子行晏子

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焯

今本作採据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焯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採

輻必齊鄭氏注採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輻按採俗字輻借字 圓 楊倞注作員

槁暴 考工記輻雖敝不斲鄭氏注謂斲斲暴陰柔後必槁滅疇革暴起陸德明音義暴步

角反劉步木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稿枯暴乾

不復羸矣

楊倞注羸荀子勸學篇木直

中繩輒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稿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按羸挺聲相近

故君子慎隱

焮荀子大畧篇君子之隱枯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隱通謂隱枯荀子性惡篇朽木必將待

隱枯蒸矯然後直

和氏之璧

藝文類聚引琴操

蔡邕作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初學記獻有此字獻

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

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

井里之困也

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畧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里里名厥

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案說文糜門柵也柵門糜也意林不解

乃改為璞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為石閭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

存國之寶

意林作

則成寶

蘭本

蘭與藁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藁本一名鬼卿一名地

新陶宏景云今東間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藁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畧篇作蘭藁藁本

故定以為二草而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為正當是藁誤則本又疑根也

湛之苦酒

高誘注

呂氏春秋湛漬也湛讀潘釜之潘荀子大畧篇作漸於蜜醴勸學篇作其漸之滌

不佩

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

糜醢

說苑作鹿醢疑當為漉酒之漉當是蘭本

或湛以醢乃發其香

而買匹馬矣

說苑作既成則易以匹馬

所湛

一本作蕩非

必求一本脫必字

擇鄰

今本作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

勸學篇作鄉

辟讀如避

汨常

說苑作反常說文滌濁也玉篇滌亦汨字汨古沒

切汨沒按汨字從汨與汨羅字異

不可不慎也

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畧篇說苑談

叢篇用此文

中牟

史記集解駟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

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

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

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州元城

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反

太平御

覽作衣

負芻

史記正義作薪

塗

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

父

新序

作甫

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

言庸身為僕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新序之作累

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負芻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為臣

請驚于世則非罪人也

何為為僕

今本下為字作之据文選注改

是以為僕也

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為人臣僕一作凍餓為人臣僕

以贈之

使償其傭直也呂氏春

秋新序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贖 怒 文選注作立 暴也 詩傳暴疾也 申

新序作信 臣我 文選注作臣僕 嚮 新序作向是 出見之 一本作出請見

之意 呂氏春秋作志 不譏其辭 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新

序同 尊醮 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篇子肖切 此全功之道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新

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薦以為大夫 史記列傳用此文 混子午 姓混字子午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未詳 北郭騷 姓北郭名騷 結罟罔 今本罟作果据呂

氏春秋訂正說文罟免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罟 捆蒲葦 捆當為捆說文蔡東也玉篇始

有捆字口袞切織也抒也纂組也呂氏春秋作捆案捆正字捆借字捆俗字 織履 呂氏

春秋作織履履注一作葩履 踵門 說文踵一曰往來兒 願乞所以養母者 藝文

類聚作託以養母 犇 藝文類聚作奔 養其 藝文類聚作及 身佞 高誘注

呂氏春秋佞當玉篇去浪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 奉筭而從 今本脫筭字据呂氏春秋

增 造于君庭 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 不若死 呂氏春秋藝文類聚作先死

請以頭託 說苑作請絕頸 奉以託退而自刎 今本作奉以退据呂氏春秋作奉以託

藝文類聚作乃自殺刎當為刎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殉頸楊倞注殉當為刎非也呂氏春

秋離俗篇退而自殺說文殉終也或作股 復者 呂氏春秋作觀矣 駟 說文驛傳

也呂氏春秋作驛高誘注驛傳車也說苑作馳 亦愈不知士甚矣 呂氏春秋士節篇說

苑報德篇用此文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高糾

說苑作繚糾繚聲相近 正其君 說苑作不能成政 嘗干嬰之行 說苑作干嬰

之過補嬰之闕 特祿 說苑作進 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之長

也是以辭 一本脫下三字 晏桓子 名弱 麤衰 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

四寸直心 食粥 左傳作鬻 唯卿為大夫 鄭氏注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已非大夫

故為父服士服耳左傳襄公十七年文同又見家語 以聞 家語作問

雜下第六 男 一本作男子是 而賣 竇隸書作賣竇隸亦如此二字義通未詳孰是 馬肉於

內也 說苑作求買馬肉也 國莫之服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穀擊 說文穀輻所

湊也 曰穀擊 太平御覽作犯穀 而棄 說苑作棄而 不能 說苑作不肖

莫若教也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畋 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 梧丘 爾雅

釋丘當途梧丘 坐睡 說文睡坐寐也 有五丈夫 文選注作見一丈夫 韋廬

說苑作倚盧文選注作徙倚

畋

文選注作出畋太平御覽作田

罟而駭獸文

選注作來驚獸非

故殺之斷其頭

太平御覽作故并斷其頭

而葬太平御覽作

埋公令人掘而求之

文選注令作命太平御覽作掘其葬處求之下有果如其言非

同穴

文選注作孔廣雅釋言竅孔也孔即穴

嗜

諱省文曹一本作夢非此

書多以曹為夢

君憫白骨

文選注作公今厚葬之乃恩及白骨

知說苑作智

君子之為善易矣

說苑君子作人君辨物篇用此文

不踊

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

也踊當是誦之誤

柏常壽

字柏常名壽

梟

詩大雅瞻印為梟為鴟傳鴟鴞惡聲

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按此即

說文所云鴟鴞舊留也舊或作鴟莊子木水篇鴟鴞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即

此物一名雖說文鴟雖也一名鴟爾雅鴟鴞舍人注謂鴟鴞此南陽名鈎鴟又作格其鳥書

伏夜行為怪也

衆經音義

賈誼賦謂之服高誘注淮南謂之鼓造皆即此物耳此書下一作鴟者梟

字假音亦與鴟聲相近梟與鴟實二鳥也爾雅鴟鴞鴟鴞注鴟鴞一名鴟鴞與所注鴟鴞不

同

襍一本作禱非

鴟

鴟與梟鴟皆聲相近故借鴟鴞字為之一書前後各異傳

寫之失也

翌

說苑作翼此假音字

福兆

說苑作名

仰

一本作抑非

薄斂

說苑作薄賦斂

且無

說苑脫無字非

令君知之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寢之臺

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而此

云新成又召大匠責之則是景公時始有此臺少君固妄言也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

東北二十一里

師開

樂師名開

室夕

王侍御念孫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

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

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公曰大平御覽作公說之曰

具書

今本具作其据風俗通改太平御覽作晏子說

其夢占夢者告謂反其書非

毋反書公

風俗通下有無所病三字

將已

太平御

覽作將愈也

之力

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數臣

風俗通下有對字

且風

俗通作將

以占

風俗通作臣非

則不信矣

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

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

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使臣

風俗通下有身字

公兩賜

之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

不蔽人之能

風俗通祀典篇用此文

疽說

文久癰也

瘍

說文瘍頭創也非此義又痒瘍也蓋瘍言癢玉篇癢同痒言按摩疽癢也

熱何如 意林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 如未孰李 意林作色如日大如未孰

李誤 墮 墮與橢聲相近玉篇橢狹長也隋或謂下陷 屢辨 爾雅釋器革中絕謂

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屨屨以皮為之中裂似瘡與 刷 刷與刷通

蹙 說苑作慄非玉篇慄初又切 感 一本俱作蹙感俗字當為蹙一書互異寫者之

失 不敏 說苑作佞佞與敏聲相近知古人稱不佞者謙不敏也或以為不敢諂佞者未

然矣 以諸侯之禮 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以晏子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晏子

短小使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 楚人為 意林作楚人作 延 太平御覽作迎

使狗國者 意林作往詣狗國 使楚 意林作使入楚初學記作奉使楚 此門

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 更道從大門入 意林作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

門入 齊無人邪 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子為使今本無下四字意林作齊之臨淄

都無人邪非 成陰 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据下云成雨則此當為陰

踵 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 何為 意林作容太平御覽作謂 不肖

者使不肖主 太平御覽作使賢者使子賢國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

非說苑亦作主 故直使楚矣 太平御覽作楚王耳一作也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將

至楚 說苑楚作荆太平御覽作聘楚 淮 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 則

為枳 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

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為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此不為橘乃

為枳說文枳木似橘 嬉 一本作熙說文嬰說樂也 寡人反取病焉 意林作晏子使

楚楚王今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

生江南江北則為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笑耳藝文

類聚二十五八十八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

此文 並 說苑作并 當去剖 說苑上有橘字 不然 說苑脫不字 臣非不

知也 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田桓子 說苑田作陳 浮 高誘注淮南浮猶

罰也 麋鹿之裘 玉藻麋裘青豸裘卿大夫之服 棧軫之車 考工記棧車欲象鄭氏

汪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仕板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而駕驚馬以朝 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頽裏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

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驚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竟改頽裏牝馬為之 君命浮子

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

匏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尚有重出之章為後人刪去 之爵 今本作其爵据說苑改 是則 說苑作則是 以顯 今本作尊据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為顯受知之 古之賢臣 今本作君据說苑改 國族 今本作困族据說苑改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 今本外作内据說苑改 播亾 今本亾作之据說苑改 意者 說苑作主者誤 閒士 說苑作簡士 為我浮無字也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若美山然藝文類聚作華 盡目力不知厭 藝文類聚作君子若華山然松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 仡仡 說文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 部婁 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聲相近 未登善 句 見歲若月 言惜歲易過如月也 樂氏高氏 樂施字子旗高疆字子良 田氏鮑氏 田無宇謚桓子鮑國謚文子 虎門 杜預注左傳公門 廉者 今本作禁者非 怨利生孽 左傳怨作蘊杜預注蘊畜也孽妖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當竟作怨利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 劇 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慶氏亡 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邾殿 杜預春秋釋例缺 夫生厚 左傳作夫民生厚是 慢 左傳作媿

所謂幅也 沈啟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平陰 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臺邑 地里志有臺縣屬山陽郡疑臺當為臺郡國志高平侯國故臺章帝更名 說文翫習厭也 飭 與飾通 度 讀如劇 宗君 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 商漁鹽 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若是其貧也 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 致千金與市租 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十總 總即稷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為稷玉篇子公切說苑作升 五百 太平御覽作三百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五卯苔菜 周禮醢人茆菹鄭氏注卯水草杜子春讀茆為卯元謂茆鳧葵也苔即落省字周禮落菹鄭眾注落水中魚衣鄭氏注落箭萌說文落水衣箠竹萌也 臺 齊語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衛之四邑臺或即駘哀六年公子陽生入齊使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于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 無鹽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 營丘 今青州臨淄是也 趣齊搏以求升土趣當為趨言皆至齊爭地也 惡有不肖父為肖子為封邑 言恐子不肖仍致削祿

欲更 藝文類聚作欲使更 晏子之宅 韓非作請徙子宅豫章之圃 容焉 藝

文類聚作居此宅焉疑後人依左傳改亂之 嗣之 藝文類聚作代 愀然改容 韓

非作造然變色愀造聲相近 詩曰 小雅巧言之詩 其是之謂乎 韓非外難篇用

此文 廼許之 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為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

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

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

其居而卜其鄰舍今得意於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鄰吉臣可以廢沒氏

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按今本皆與左傳文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

左傳改此書也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居與舍為韻舍從余得聲猶是三代之文勝于左氏疑

左氏取此鍛鍊之 朝夕見 藝文類聚見作相見 隱而顯近而結 隱居而顯其名

親近而結于君 待承令 藝文類聚作待命 倍 倍與負聲相近或與背通 輅

車 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此當為路車借字言大車 遂讓不受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脫粟之食 初學記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蓋米之有稭者為粟脫粟免粟

言出于稭而未舂也 炙三弋 詩傳弋射說文作雉繳射飛鳥也言炙食三禽 耳矣

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 故難及也 說苑建本篇用此文 恤 爾雅釋詁憂也

賞之以三歸 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

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臺以

為臺名非也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

臺明矣 楹語也 太平御覽作書記日也 竊 飾服任竊為韻任字急讀

外篇第七 俗本以此附內篇 左右 新序作侍者 仁人亦

釋衣冠 韓詩外傳釋作解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 朝服 韓詩外傳作朝服而

樂是夫 太平御覽作仁者亦樂此 趣 新序作速 畏禮也 今本作畏禮

至今本脫服字非 請去禮 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 淫蠱 韓詩外傳新序蠱

義也據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 久同 邦恭凶同為韻 韓詩外傳新序刺奢篇用

作酒 嘽 說文嘽口有所銜也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搏其髀 說文髀

此文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上 沈啟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類聚改 搏其髀 說文髀

引皆有之太平御覽上作陽 歎 今本作嘆俗據藝文類聚改 怯 說文恘多畏也杜

股也 怫 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怡 治非 也扶勿切 怯 說文恘多畏也杜

林說狃人心玉篇怯懼也畏也去劫切

竇 說文竇塞也

景公飲酒樂

俗本以

此章移景公疥遂店之後非

爽鳩氏

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煎

杜預注季煎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逢伯陵

杜預注逢伯陵姜姓

蒲姑氏 杜

預注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古若

一本作君非

畋

左傳作田

梁丘

據 左傳作子猶稱其字

燁 說文燁炊也

詩曰 商頌烈祖之詩

且平

詩左傳作既平

奏醜

詩作醜假傳醜總假大也左傳作醜嘏禮記中庸篇作奏假鄭

氏注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此作奏醜未詳也

周流

左傳作周流杜預注周密也陸

德明音義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為密則

與疏相對宜為疏耳

故詩曰 幽風狼跋之詩

專一

左傳作壹

誦

杜預

注左傳疑也

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

詩曰

杜預注左傳逸詩也

汜

一本

作流按汜即流隸字

景公疥遂店

事在昭十二年

陳言

一本同左傳作信

諸侯主

今本皆作諸主據左傳增

掠

說文新附有此字云唐韻或作櫟按漢書

武記作畧

淫縱

左傳作從

成媚

一本同左傳成作求

澤之萑蒲

說文

籩禁苑也引春秋傳曰澤之目籩

布常無藝

爾雅釋詁法常也常亦為法藝當為執

即臬假音字臬為射準的言布法無準也

公疾愈

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

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啟南本

菽

當為未

鴈

說文鴈鵞也鴈即今鴨故爾雅釋

鳥云舒鴈鵞舒之言大也鵞與鴨同類而大鴈鴨聲相近本草經有鴈肪亦謂鴨也名醫疑是

鴻鴈乃別出驚肪按此與鳧並畜必非鴻鴈明白說文自有鴻雁字从佳

偏有所聚 今

本偏作衝據說苑改

困府

詩傳圓者為困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

由偏之也

今本作遍據苑說改

一確何足恤哉

說苑至公篇用此文

箐室

說文無此字玉

篇箐棺車上覆也士見切蓋即箐字異文藝文類聚作青堂是

櫛

說文櫛長木兒孫恹

音山巧切玉篇息六切

闕

一本作避

旒

說文塗垂玉也冕飾旒聲同耳

續

絃琬耳 說文纁絮也絃冠卷也琬即充俗字玉篇琬耳也齒融切藝文類聚作鞋纁塞耳

秦帶

一本作大帶

景公坐於路寢

俗本刪此章

埤

玉篇水隄也胡肝切

芼

說文艸覆蔓

糴

說文市穀也

詩曰

小雅車輦之詩

盆成适

孔叢

作盆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

順弟

孔叢作弟弟

又嘗為孔子門人

孔叢作其父

尚為孔子門人

耐柩未葬

言未附葬于其父

偏柩

左傳昭二十五年柩柩所以

藉幹者說文柩部方木也引春秋傳曰柩部薦榦此作柩與部聲相近

擁札摻筆

說文

札牒也摻即操字異文

蹙然 說文蹙跳也跳躍也

腰 當為要俗加因

輓

說文引車一本也

宇溜 說文雷屋水流也溜通

鳥栖 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外

木妻此作栖後人俗字

條纓 條當為條說文扁緒也玉篇纓飾也

滿朝 隅朝為

韻 懃懃 爾雅釋訓憂也

景公好弋 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獵昭華之池

燭

鄒 說苑作燭雜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藝文類聚作顏涿聚此脫顏字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

尊師篇顏涿聚之大盜嘗學於孔子 公怒詔吏殺之 藝文類聚作公召欲殺之 其

罪而 太平御覽而作乃 汝 藝文類聚作爾 是罪一也 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

作二罪三罪 公曰勿殺 太平御覽作公曰勿殺而謝之 寡人聞命矣 韓詩外傳

說正諫篇用此文 稿也 稿所未詳 周 杜預注左傳密也 而務與君至義者

也 言取富于外間而不營利于密近偽以義結于君 助 一本作劫 讒夫佞人之

在君側者 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熏去 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去下今

本疑脫四字 見不足以知之者 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 惠也 惠與慧通 希

說文作稀此省又 侵 當為媿說文玉篇無侵字類篇侵誤官切健也又蔓晏切惰也

遵 當為遵循即逡巡 粗 一本作麤 嘗猶保而高概者也 一本作猶保而

訾高概者釋史 司馬子期 姓司馬字子期 桀 說文桀古文野此省字 上計

漢書武紀受計于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饑 一本

作飢下同 并重 說苑作并會是 權宗 說苑作權家 寡人無復與焉 說苑

政理篇用此文 動地 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 昔吾見鈞星在四星之間 淮南作

句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通 惶

淮南作欺說文惶恐也 陳子陽 淮南作田子陽高誘注田子陽齊臣也 可謂忠上

而惠下者也 淮南道應訓用此文 易 此傷字假音 備載 同備載言備駕也

高糾 今本作糾即糾字壞也說苑作繚音之轉 仄陋 俗本作反陋 不舉四維

將不正 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本四作日非說文維車蓋維也 狐之白裘 墨

子親士篇于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苙 未詳苙為染草疑毛之有紫色者 反一

本作返 君子也 句上脫晏子二字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汗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

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云怯者不合

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 晏子果君子也 已上二章黃之案本凌澄初本皆刪去今據沈

啟南本補入餘篇次第亦多錯亂皆訂正

晏子春秋音義下

爾稽 墨子作尼谿尼爾稽谿聲皆相近 浩裾 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傲 緩於民

今本緩作緩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為緩字墨子作而淫人 建事 墨

子作忘事是言恃命而怠于事也建或逮誘逮亦為怠假音欺 久喪道哀 墨子作宗喪

循哀孔叢引墨子作崇喪遂哀 子民 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為慈 異于服勉于容

墨子作機服勉容 道 墨子作導 盛聲樂以侈世 墨子作盛容修飾以盡世

繁登降之禮 墨子下有以示儀三字 觀衆 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 墨

子作儒學不可使議世 兼壽不能殫其教 墨子作彙壽不能盡其學 究 墨子作

行 管世君 說文管惑也高誘注淮南管惑也二通 以淫愚其民 墨子作以淫遇

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 今本脫其道字世字据墨子增 導民 墨子作導衆孔叢

作家非 移 墨子作利 導衆存民 墨子作導國先衆 留其封 今本脫封字

据墨子增 仲尼迺行 墨子非儒篇此作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

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譏孔子乃刪去其文

改為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

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

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

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

於君必利人教行不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

臣而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

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

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賈寡

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

章之前据墨子知之 鞠語 姓鞠名語疑即皋魚皋魚聲相近 埋 當為蕪俗从土

不羨於便事 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 言市名于道路一本

道作單非 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 孔叢引墨子作先生素不見晏子乎 影 當為

景 望儒 今本儒作傳据孔叢改 爾 邇同 然仲尼見之 孔叢詰墨用此文

渾 此溫字假音 其過之識 言其識過人 之林 一本作材 設以相齊

孔叢設作欲 有齊 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為適 故困於陳蔡之間 孔叢詰墨用

經川卷之七 晏子春秋音義下 左

此文 可以無亡也 強湯兄亡為韻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 對曰不 不讀如否

可遺 畏歸遺為韻 可怒 輔去怒為韻 三人朝俱曰 初學記作三人俱來

朝皆曰 衝之 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 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氣不即上薄

非 婢妾 太平御覽作婢子 東廓 今本作在廓據太平御覽引作東郭廓俗字

無廉 太平御覽作無情 羽人 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 乘龍舟 藝

文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作乘龍舟 捐 藝文類聚作投 破黃布 今

本破作彼据文選注藝文類聚訂正 詳問 文選注作伴問通俗文陽作詳虛辭也

亦詳對之也 已上七章据沈啟南本吳懷保本增入 咳 與闕通 漻漻 說文清

深也讀若牢 據繫 細 藝文類聚作小 蟲 今本作蠱据文選注藝文類聚改

蟲 文選注作蚊俗字 蟲不為驚 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 命曰焦冥

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傷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

睢休相 姓睢各休相 標 當為標 游於苗 太平御覽作臨苗說苑作萑郡

國志平昌有萑鄉韓非作遊少海 死 太平御覽作卒 公乘侈與服繁駟驅之 說

苑作乘輿素服驛而驅之文選注作公擊驛而馳按韓非作趨駕煩且之乘則繁駟馬各煩繁

且駟聲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日馬蹲駟也文選注作擊驛形相近字之誤耳 而因為遲

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為遲 遯 文選注作駛太平御覽作速 行哭而

往 說苑下有至字太平御覽往作至 伏尸 說苑作屍 百姓將誰告夫 文選注作

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加於晏子 太平御覽下有屍上

二字今本疑脫 涕沾襟 太平御覽作涕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 公邑 即公阜也

自邑字相似 哀盡 太平御覽作盡哀 質 射質也 公日章 今本注云下缺

据太平御覽增 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晏子

之遺行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